

· 中国当代
作家选集
丛书 ·

贾平凹

JIA PING WA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贾平凹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贾平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贾平凹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7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351-7

I. 贾… II. 贾…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8413 号

责任编辑:刘会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6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75 插页 4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1.60 元



作者像

一个小酒店里也是吃酒^中吃酒全为取暖，四人不觉哑笑，

复^该是「为乐未几，苦已百倍。」听他喋喋不休讲去，我脑

子里却生起：「多年寒夜，今夜谈起，今夜晴^{谁不会知道呢？}早^{许多}」

却武功流着汗，头一沉，他在那里却睡去。
是酒力发作还是太疲倦^{研手微记}，一双鞋，

是那种穿旧很烂又脏之旅鞋，^已挂在床下，^呈出个

又状。

九年十一月廿日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从现在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10月

目 次

自序	1
----------	---

小 说

王满堂	1
晚唱	6
火纸	19
油月亮	43
烟	57
制造声音	81
天狗	88
黑氏	140
龙卷风	177
腊月·正月	218
美穴地	331
五魁	372

散 文

丑石	424
五味巷	426
白浪街	431

秦腔	439
闲人	447
荒野地	452
弈人	454
祭父	458
红狐	468
狐石	473
我不是个好儿子	476
说话	482
坐佛	484
孙犁论	485
读张爱玲	487
吃烟	489
敲门	490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493

王 满 堂

——流逝了的故事之一

王满堂在土改的时候是个积极分子，地主李百发的老婆给他骚情，鬼狐狐的眼，王满堂就把她放倒在了石堰背后。王满堂想，操归操，斗还是要斗的；照常给李百发背绳索。狐女人再来与他亲嘴儿，就把他的舌尖咬下来。王满堂自此口齿不清。

这件事王满堂不愿揭发“阶级斗争”，狐女人也不便炫耀，王满堂当然还是积极分子。但损失了一些舌尖，王满堂不愿多说话；不说话又显得不好，就常常闭了眼，作瞌睡状应付场面。

王满堂一闭眼，别人吵什么都不反应，以为他瞌睡了，但是有了好吃的，不想叫醒他，他却立即睁了眼。王满堂好吃，一日三顿愿意是捞长面，辣子要汪，汤要宽，吃得满头汗气。

王满堂先是当过组长，后又当过小队长，后又当大队长。王满堂当干部当油了，懂得方针政策，懂得做庄稼，上边领导很器重，群众也拥护。王满堂爱下地，爱跑腿，不愿开会，但共产党的会多，所以去公社开会或回来给社员开会，王满堂就让识得字的会计念报纸，他只吸烟。王满堂的烟瘾就是那时惯的。烟吸多了头又昏，王满堂就闭眼作瞌睡。一瞌睡常常还起酣声，大家就不讨论了，开始说女人，王满堂睁眼说：“不要跑了题嘛！”有人说：“大队长你醒来了？”“我就没睡。”“没睡大队长知道讨论到哪儿啦？”王满堂却说的恰恰是刚才讨论到的内容。大家知道他真的没睡。

王满堂为了证实自己闭眼不是瞌睡的，凡是会上闭眼嘴上就叼根纸烟，烟能从嘴的两角移来移去。

烟移动的技巧已经成熟，王满堂常常在移动时真的就瞌睡了，而烟燃到根，自动掉下来，竟不影响他的梦境。

因为这时期王满堂已经结婚。王满堂是迟婚，迟婚却娶了个很年轻的媳妇。王满堂每天早晨六时要起床，在大队部的广播室里讲一番时事、形势，安排一下生产，就得回去睡二遍觉。小媳妇偏习惯在这个时候要王满堂尽丈夫之责，常有人黎明去窗下喊着大队长问事，小媳妇在炕上就回应：“大、大、大队长不、不、不在哟，哟，哟……”节奏起伏，声颤音软。来人明白了，便说：“大队长忙，那我就走了。”

王满堂老喊腰疼，瞌睡真的是多了。

那年月各级领导常下乡检查，王满堂掌握了检查规律，让会计写长长的汇报材料，他拿着给领导念。王满堂识不得多少字，会计的材料字写的花哨，王满堂一急越发口齿含糊，索性到后来如鬼念经。领导也不记录了，说：“把材料给我，你个没舌头的王满堂！”王满堂瞥见领导的记录本上并没记他汇报的事，画了许多女人头，王满堂就把材料交上去，领导说：“满堂你应该去城里补补舌尖。”王满堂不补，王满堂庆幸他没有舌尖。但王满堂最害怕的是听领导指示，每个领导都要指示，每个领导的指示都差不多一样内容。冬天里领导就坐在火盆上的那边，王满堂坐在火盆的这边，王满堂静静地听着，放在膝盖上的手背溅着领导的唾沫星，王满堂也不擦。王满堂看见领导的棉鞋太近炭火，已经一块烤黄、烤焦，王满堂不说，闭了眼，领导知道王满堂有闭眼的习惯，当然不介意，结果炭火烧透了鞋，伤到皮肉，惊叫跳起，王满堂也睁了眼。赶忙舀水浇灭，忙乱半天，领导的指示没时间也没必要再进行了。王满堂接着是陪领导吃饭，这王满堂乐意，不

管给领导吃人参燕窝，王满堂总是捞长面，辣子汪，汤宽，满头大汗冒气。

王满堂是好脾气，这年庄稼又丰收，大队是先进大队，王满堂是模范人物。

春节前县上开表彰会，上台戴红花、抱奖状的有王满堂，但王满堂头发胡子长得像茅草。县长说：“王满堂呀王满堂，你就这么个长毛贼上台披红戴花呀？！”王满堂便去理发店剃头。剃头的是个女人，王满堂头仰躺在椅子上能很近地看清她的睫毛，王满堂就想到自己家里的媳妇，媳妇也是这般个水花眼。王满堂心里很受活，还想说什么，女人用热毛巾捂了他的下巴和嘴，王满堂觉得自己太那个了，偏又想起老早的李百发的老婆，害怕眼前这个女人会用刀子割自己喉管，心一凉，赶忙把眼睛闭上。王满堂闭上眼睛，任女人的棉花一样的手摩弄脸面，王满堂竟真的睡着了。女人剃刮完头脸，并没叫醒王满堂，王满堂梦中又吃捞长面，响响地咂嘴唇。天黑了理发店要关门，女人在王满堂的椅背上敲得笃笃响，王满堂不好意思起来，才想起把下午的大会误了。

王满堂第一回得罪了领导；轻视政治，花是不能戴了，奖状也考虑停发。但后来领导冷静分析不发不好，又让人捎给了王满堂，王满堂的声誉从那时垮下来。

王满堂准备辞职，理由是干部越来越需要口才，而他王满堂没舌尖，辞职还未通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满堂少不得上批斗会，要交待罪行。

王满堂夜里找到老会计，破例给老会计揣了一瓶酒，求给他写个认罪书。老会计能写各种材料，却不敢给他再写。王满堂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不会供出你的！”认罪书写了，王满堂在批斗会上念时就念不下去，老会计的字仍是伸胳膊扬腿，王满

堂习惯了，歪了头叫老会计：“你这是个啥字？”结果群众激怒，王满堂被揪到一条高凳上跪了，动不敢动，老会计也被拉出来作陪斗。

王满堂开始了无休止的游行示众，有一次被集中到县城去，与所有的牛鬼蛇神坐卡车游街。王满堂在乡间的土路上坐惯了拖拉机，而卡车在水泥铺就的城街上，王满堂觉得平稳得很。车厢的四周站满了牛鬼蛇神，一律要求脑袋垂下，王满堂正好又闭了眼睛瞌睡。王满堂瞌睡起酣声，满街激愤的群众在呼口号，没有听见。站在王满堂旁边的牛鬼蛇神听着，吓得面如土色，用脚轻踢王满堂，王满堂就是不醒，整个城街游尽了，卡车返回到出发点，猛地刹住，王满堂醒了。王满堂抬头看看天，疑惑地说：“太阳都偏西了？怎么还不游呀？”身边的说：“都游完了，你只图瞌睡哩。”这话让车下的造反派听着了，一人上来扇他耳光，骂王满堂游行还瞌睡？一人倒劝阻了，说：“算了，王满堂狗日的有闭眼的毛病，世上哪有游行还瞌睡的人？！”王满堂心里很得意。王满堂真盼望每天能来县城里游街，但游过这一次就再没游过。

武斗开始后，不再批斗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只集中在黄土坡上修梯田。王满堂毕竟当过大队长，王满堂还是当牛鬼蛇神的头。牛鬼蛇神里有李百发，还有李百发的老婆，他们心里还怯王满堂，不敢让王满堂干最累最脏的活。歇息时，王满堂就偷眼看李百发的老婆，李百发的老婆老得没了狐相，眼红得像烂桃，解了怀捉虱哩。王满堂想不来当年怎么就热粘了她，石堰背后的地多潮，把他铺在身下的棉袄都弄脏了，王满堂不忍看他们，就闭了眼。王满堂一闭了眼，牛鬼蛇神们就以为他睡着了，他们盼望王满堂睡得熟，歇起来劳动也不叫醒他。王满堂也装睡不醒，他知道这些人见他长睡必会很快收了工的，果然不久就全偷跑了，王满堂听他们走了，睁眼笑了，再一笑，说：“我王满堂念及你

们七老八十的故意让你们走，狗日的走时竟不说叫我一声的话，真个是阶级敌人！”翻起身，自己把最累最脏的活都干了。

运动终于熬到头，王满堂没有辞掉大队长。王满堂照旧得开会，开会就闭眼，但现在是在实在在瞌睡了，年轻的媳妇已经不年轻，黎明时王满堂不尽那份责，也不早起去广播室里喊喇叭，却瞌睡睡不够。王满堂自小不爱戏，却会唱一句《寒窑》：“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

这一年，雨水多得屋檐吊线，河里盛不下，扑闪扑闪要决堤，王满堂几天几夜提着锣吆喝在岸上。第四天里，一段堤还是出了险情，王满堂是第一个下的水，砸木桩，堆沙袋。总算忙毕了，大家都撤出来到岸上喝烧酒，喝了又用酒擦肚子，擦生殖器，王满堂却一人趴在那沙袋上闭了眼。有人喊：“大队长，你不来擦擦，把那东西冻的缩回去了，看你老婆凶你不?!”王满堂不理，还是闭眼在沙袋上。有人便又说：“甬叫了，他有瞌睡毛病让睡去，等会送来捞长面，看他醒不醒?!”

送饭的妇女来了，果然是捞长面，但王满堂还是睡在那里，大家哄笑着去拉王满堂，说大队长你又作啥发怪，却发现王满堂早已死僵了。

晚 唱

夜很静，月亮晕化了一切，城北低洼带的居民区里，溶溶地，看不见了街面，墙角；房顶浮着，是无数的三角和斜面。伴着一盏孤独的路灯，黑黝黝地歪着一幢木楼；已经是百二十年建筑物了吧，油漆全然剥落，檐角差不多也腐烂了；透过门窗，隐隐地有了一丝儿亮光，一种单调的，似乎又有些了节奏的声音就飘了出来，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先是那么刺耳，细细听下去，又淡淡地有了那么一点儿音韵呢。夜凉凉地显得更深沉了。

“木楼大郎，敲高一点呀！”黑暗中，有人在叫着，接着是一下尖锐的口哨声。

木楼上的门“吱呀”却关了，似乎整个楼颤抖了一下，那打击乐仍又响着，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夜似乎以此铿锵起来，似乎又以此和谐下去了。

击乐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坐在楼上的木板床上，弯曲了短短的一双腿脚，弓着腰，在用筷子敲打着面前的一摊儿灶具；盆儿是陶的，碗儿是瓷的，还有盘儿，碟儿；敲打着，是一声儿水音，是一声儿铜律。他虔诚地、认真地敲着，身心儿便陶醉过去，眼睛慢慢地闭合了，惟有鼻尖下的一条清水鼻涕，亮闪闪的，欲掉未掉。

他叫穆仁文，但人们都不这么叫他。说是他的这幢木楼，在这一带是独一无二的。而他的模样，又是那么猥琐，酷像《水浒》里的武大，便叫他“木楼大郎”了。至于他是哪一年住在这木楼

上的，什么时候得到这绰号的，人们记不清楚，他也有些不理睬了。只是每天早上，他穿着褪了色的蓝制服，夹着一把雨伞，去城里的一家行政单位上班，晚上回来，就走上楼去，击打他的音乐，在这小小的住宅里，四壁上没有挂一张女性图画，窗台上没摆一盆花花草草，家具也像他人一样，陈旧，矮小，看着让人窝囊。虽然楼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了，但那窗户从未打开，室内黑漆漆的，大天白日也得开着灯。他没有娶过妻，也没有亲朋好友，从未动过烟酒，更没有多少外交活动的了。他想远远地避开人们，使谁也不知道这么个地方，住着他这么一个人。但人们反倒全知道了：当他出门上班的时候，缩着脖子，看着脚尖，默默地往前走，立即会被人叫起来：

“上班呀？木楼大郎！”

他知道那话的意思，没有去理，连头都不抬的，心里说：“沉默是最好的反抗。”

几个孩子跑过来，和他平行了，猛地往上一耸，嚷道：

“只有我的肩头高！”

众人乐得大笑起来了。

他实在气愤了，骂一声：

“造孽！哪一次运动来了，非被运动了不可！”

众人越发哈哈大笑了。

今夜里，他又待在他的木楼里击乐了，他早年学过音乐，但没有学成，却从此有了听听什么曲调儿的嗜好。文化革命中，他曾经买过一台收音机，后来本单位揪出个反革命，罪行是偷听敌台，他第二天就把收音机卖了，怕落个嫌疑，以至现在，也绝了去买收音机的念头，兴趣来了，就拿出这些灶具，慢慢地敲击起来。那敲击出来的声音，他听起来，是很醉心的，很快就会被带到了个银色的天国去了，尤其当他敲打几下，侧头看一眼柜盖上的

那个小漆木匣子时，他就悠然得意而不能自己了。

那匣子里，装着一个精致的皮夹，皮夹里有着两百元钱，他闭上眼睛，就清楚地知道那是十张十元票子，十五张五元票子，还有七张二元，十一张一元呢。这都是他工作以来，一点一点积蓄起来的，积蓄着干什么？他不知道，但每月都那么存一些，觉得心里就充实了，钱藏在哪儿，谁也不知道的，谁也不常到他的房子来，他放钱和点钱的时候，门窗就全关了，这家里的猫也要赶到厨房里去。

但是，他对那猫，是有感情的，它是他惟一的家属，长得胖乎乎的，有一双大得出奇的神秘的眼睛。他只要一走进这房间里，就要抱起它了，用那短短的五指抚摸，竟常常在夜的黑暗里，看见了那毛皮上摸出了滋滋的火光星儿来。现在，猫已经在他的怀里睡了一觉，再不安宁起来，他拍了它一下脑袋，又当儿当地敲击起音乐来，眼睛又要闭合过去了。

猫却始终听不进这音乐的，不停地扭转着脑袋，竖着耳朵，咪儿咪儿地叫着。他奇怪了，停止了音乐的敲击，也支起耳朵来听。屋外，依然静寂，倏忽觉得风在袅袅，有一片树叶在窗外起浮吧？他讨厌地拧了一下猫的耳朵，猫一受惊，跳落地上“咪”地叫了一声。他看着，就动起身来，去床头掏出一块点心，用牙嚼碎了，吐在那里，看着猫吃。

他毕竟有些困意了，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六点半了。六点半，是到了他的休息时间了：生活的规律化，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收拾了那些盆儿碗儿，脱了衣服，坐在了床上。

他那么坐着，呆呆的，开始想：我今日有害人之心吗？他检点着一天来的事情。

“没有。”他摇摇头，“害人之心不能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谁今天对我有非议吗？”